

孔尚任詩和桃花扇

刘叶秋注释
中州书画社

(四) 注意上下串释，以简驭繁。剧中曲词，往往借古喻今，曲折迂回，含蕴较深；仅释典故，难明用意。于此就把几句话连起来，作贯串概括的解说。

(五) 与剧情有关的人名、地名、典章、制度等，亦各作简介，提供一些常识。

总之，是希望读者藉此简注，掌握原作的主要内容，引起阅读的兴趣，以作进一步的研究。只恐限于自己的学识，未能达到这样的目的，尚祈专家、读者正之。

刘叶秋

一九八零年六月书于北京

①李慈铭语，见《越缦堂读书记》下册920页《长生殿桃花扇》。

前 记

友人建议，在《孔尚任诗和桃花扇》之后，附《桃花扇》全剧；以便读者结合论述，阅读原作。因以兰雪堂刊本为底本，用梁启超校注之本对勘，并参考王季思先生的校注，各取所长，订正了一些字句；标点加注，交中州书画社印行。梁注之考史，王注之释文，俱导先路，多资启发。此本除将“桃花扇目录”移至正文之前；原有的句批，以皆在书眉，不便排列，未能收入外；卷首诸篇，悉依原本次第。其中的题辞、跋语和每出后面的总批，对了解《桃花扇》的内容与写作技巧，很有帮助；兹亦全文照录，以供参考。这样就基本上保留了兰雪堂刊本《桃花扇》的本来面目。

《桃花扇》的句批和总批，据孔尚任在“桃花扇本末”中说，都是借书之人信笔书之。但就各出的批语来看，文笔如出一手，很可能像清李慈铭所云“皆东塘自为之”^①。

文学作品的艺术形象，需要自己感受；探幽会微，也在自己，不能仅于字面寻求。三国魏董遇云：“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诗词戏曲，莫不皆然。可是通过一些注解，扫除文意的障碍，以求读懂原作，还是必要的。所以我作注释，考虑到以下几点：

（一）首先使读者弄清剧本的情节，在注释中都把本出的故事梗概和出场人物介绍在前，交代清楚。

（二）解释字词，先叙本义，然后就句论意，结合上下文作说明。

（三）《桃花扇》中用典甚多，或明用，或暗用，或正用，或反用，或借字面，或取谐音，变化无常，方式不一。于此除列举出处外，还着重指出其在本文中的用法。

桃花扇序

梁溪梦鹤居士撰^①

尝怪百子山樵所作传奇四种^②，其人率皆更名易姓，不欲以真面目示人；而《春灯谜》一剧，尤致意于一错二错，至十错而未已。盖心有所歉，词辄因之。乃知此公未尝不知其生平之谬误，而欲改头易面，以示悔过。然而清流诸君子^③，持之过急，绝之过严；使之流芳路塞，遗臭心甘；城门所殃^④，洊至荆棘铜驼而不顾；祸虽不始于夷门^⑤，夷门亦有不得谢其责者。呜呼！气节伸而东汉亡，理学炽而南宋灭。胜国晚年^⑥，虽妇人女子，亦知向往东林，究于天下事奚补也！当其时，伟人欲扶世祚，而权不在己；宵人能覆鼎竦^⑦，而溺于宴安；扼腕时艰者，徒属之席帽青鞋之士；时露热血者，或反在优伶口技之中；斯乾坤何等时耶！既无龙门、昌黎之文，以淋漓而发挥之；又无太白、少陵之诗，以长歌而痛哭之；何意六十载后，云亭山人以承平圣裔^⑧、京国闲曹^⑨，忽然兴会所至，撰出《桃花扇》一书，上不悖于清议之是非，下可以供儿女之笑噱。吁！异乎哉！当日皖城^⑩自命以填词擅天下，诂意今人即以其技，还夺其席，而且不能匿其瑕，而且几欲褫其魄哉！虽然，作者上下千古，非不鉴于当日之局，而欲铺东林之余糟也；亦非有甚慨于青盖黄旗之事，而为狡童黍离之悲也^⑪；徒以署冷官闲，窗明几净，胸有勃勃欲发之文章，而偶然借奇立传云尔。斯时也，适然而有却奁之义姬，适然而有掉舌之二客，适然而事在兴亡之际，皆所谓奇可以传者也。彼既奔赴于腕下，吾亦发抒其胸中。可以当长歌，可以代痛哭，可以吊零

香断粉，可以悲华屋山丘。虽人其人而事其事，若一无所避忌者，然不必目为词史也。犹记岁在甲戌，先生指署斋所悬唐朝乐器小忽雷，令余谱之。一时刻烛分笺，叠鼓竞吹，觉浩浩落落，如午夜之联诗，而性情加鬯。翌日而歌儿持板待韵，又翌日而旗亭已树赤帟矣。斯剧之作，亦犹是焉。为有所谓乎，无所谓乎？然读至卒章，见板桥残照、杨柳弯腰之语，虽使柳七复生，犹将下拜；而谓千古以上、千古以下，有不拍案叫绝、慷慨起舞者哉！妙矣至矣！蔑以加矣！若夫夷门复出应试，似未足当高蹈之目；而桃叶却聘一事，仅见之与中丞一书；事有不必要尽实录者。作者虽有轩轾之文，余则仍视为太虚浮云、空中楼阁云尔。

①梁溪梦鹤居士：清顾彩字天石，别署梦鹤居士，无锡人。梁溪，水名，在江苏无锡西门外；此处即以指无锡。

②百子山樵传奇四种：明阮大铖字集之，号圆海，别署百子山樵，安徽怀宁人。天启间附魏忠贤，崇祯时失职居南京，为复社名流所深恶痛绝。善写戏曲，其《燕子笺》、《春灯谜》、《双金榜》、《牟尼合》，总名《石巢园四种曲》，今存。另有《狮子赚》、《忠孝环》等六剧，已佚。《春灯谜》写错认之事十件，或谓为其表示悔过乞人宽恕而作。按阮大铖所撰传奇，词笔为晚明之冠，诗亦不同凡响，惟以其人格鄙下，故清人编《明史·艺文志》，不著录其著作；朱彝尊辑《明诗综》，亦不采其诗。至于其甘为阉党，陷害善良，则与正人本即势同水火；顾序谓其在弘光时罪恶，乃清流诸君拒之太甚，有激而成，实为曲谅奸邪、颠倒是非之论。传奇，指明清以唱南曲为主之长剧，别于北杂剧而言。

③清流诸君子：魏晋以来，士大夫之注重节操，不附权贵者，常有清流之誉。明末复社文士，反对阉党，故顾彩称之为清流诸君子。

④城门所殃：城门所殃，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指无辜之人因牵连而受害。

⑤夷门：战国时魏有隐士侯嬴，为大梁夷门监者。此处以夷门指侯朝宗，取其同姓。

⑥胜国：胜国，被战胜之国，此指明朝。

⑦鼎餗：此处所说“鼎”，指食器；“餗”，是珍馐美味。“鼎折足，覆公餗”，语出《易经》鼎卦。意思是说鼎折了足，就要倾覆鼎中之物；以喻大臣失职，国将衰亡。宵人，即宵小，指大臣中的奸佞。

⑧云亭山人：孔尚任别署云

亭山人，为孔子后代，故称圣裔。 ⑨京国闲曹：指孔尚任当时在北京任闲散的户部司官。 ⑩皖城：昔时多以郡望、籍贯为人的代称。此处所说皖城，即指阮大铖。 ⑪青盖黄旗狡童黍离：青盖、黄旗，皆帝王所用，即指帝王或王朝。梁陆倕《石阙铭》有“青盖南泊，黄旗东指”二语，慨叹晋朝的南迁。泊，通“及”。这是借古喻今，以指明亡。按三国吴陈化答魏文帝问，谓“旧说紫盖黄旗，运在东南”，与陆倕语意略近。见《三国志·吴·孙权传注》引《吴书》。狡童（郑风）、黍离（王风）二篇，俱出《诗经》，表示担忧国危，寄托故国之思。

桃花扇小引

传奇虽小道，凡诗赋、词曲、四六^①、小说家，无礼不备。至于摹写须眉，点染景物，乃兼画苑矣。其旨趣实本于《三百篇》^②，而义则春秋，用笔行文，又左、国、太史公也。于以警世易俗，赞圣道而辅王化，最近且切。今之乐，犹古之乐，岂不信哉！《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场上歌舞，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独令观者感慨涕零，亦可惩创人心，为末世之一救矣。盖予未仕时，山居多暇，博采遗闻，入之声律。一句一字，抉心呕成。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转思天下大矣，后世远矣，特识焦桐者^③，岂无中郎乎？予姑俟之。

康熙己卯三月云亭山人偶笔

①四六：骈文起于齐梁，至隋唐作表章诏诰，多以四字、六字为对偶，遂有“四六”之名。后亦用“四六”为骈文之通称。②三百篇：《诗经》实存三百零五篇，举成数说三百篇，因即以三百篇为《诗经》的代称。

③焦桐：东汉蔡中郎（邕）闻吴人烧桐之声，知为良材，取以制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犹焦，因称焦尾琴。孔尚任自谓其《桃花扇》将来必有人致赏，如蔡邕之识焦桐。

桃花扇小识

传奇者，传其事之奇焉者也。事不奇则不传。桃花扇何奇乎？妓女之扇也，荡子之题也，游客之画也，皆事之鄙焉者也。为悦己容，甘髡面以誓志^①，亦事之细焉者也。伊其相谗，借血点而染花，亦事之轻焉者也。私物表情，密缄寄信，又事之猥褻而不足道者也。桃花扇何奇乎？其不奇而奇者，扇面之桃花也。桃花者，美人之血痕也。血痕者，守贞待字，碎首淋漓，不肯辱于权奸者也。权奸者，魏阉之余孽也。余孽者，进声色，罗货利，结党复仇，隳三百年之帝基者也。帝基不存，权奸安在？惟美人之血痕，扇面之桃花，啧啧在口，历历在目；此则事之不奇而奇，不必传而可传者也。人面耶？桃花耶？虽历千百春，艳红相映，问种桃之道士^②，且不知归何处矣。

康熙戊子三月云亭山人漫书

①髡面：用刀割破面，指毁容誓志。 ②人面桃花、种桃道士：唐崔护《游城南》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唐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孔尚任用二诗之意，言人事无常，而作品可以永传。

桃花扇本末

族兄方训公，崇祯末为南部曹^①。予舅翁秦光仪先生，其姻娅也；避乱依之，羁栖三载，得弘光遗事甚悉。旋里后，数数为予言之。证以诸家稗记，无弗同者，盖实录也。独香姬面血溅扇，杨龙友以画笔点之，此则龙友小史言于方训公者^②。虽不见诸别籍，其事则新奇可传，《桃花扇》一剧感此而作也。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予未仕时，每拟作此传奇，恐闻见未广，有乖信史，寤歌之余，仅画其轮廓，实未饰其藻采也。然独好夸于密友曰：“吾有《桃花扇》传奇，尚秘之枕中。”及索米长安，与僚辈饮宴，亦往往及之。又十余年，兴已阑矣。少司农田纶霞先生来京，每见必握手索览。予不得已，乃挑灯填词，以塞其求，凡三易稿而书成，盖己卯之六月也。

前有《小忽雷》传奇一种，皆顾子天石代予填词。予虽稍谙宫调，恐不谐于歌者之口。及作《桃花扇》时，天石已出都矣。适吴人王寿熙者，丁继之友也；赴红兰主人招，留滞京邸，朝夕过从，示予以曲本套数、时优熟解者，遂依谱填之。每一曲成，必按节而歌，稍有拗字，即为改制，故通本无聱牙之病^③。

《桃花扇》本成，王公荐绅，莫不借抄，时有纸贵之誉。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

己卯除夜，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即索《桃花扇》为围炉下酒之物。开岁灯节，已买优扮演矣。其班名“金斗”，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名噪时流，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

也。

庚辰四月，予已解组^①，木庵先生招观《桃花扇》。一时翰部台垣^②，群公咸集，让予独居上座，命诸伶更番进觞，邀予品题。座客啧啧指顾，颇有凌云之气。

长安之演《桃花扇》者，岁无虚日；独寄园一席^③，最为繁盛。名公巨卿，墨客骚人，骈集者座不容膝。张施则锦天绣地，牖列则珠海珍山。选优两部，秀者以充正色，蠢者以供杂脚。凡砌抹诸物，莫不应手裕如。优人感其厚赐，亦极力描写，声情俱妙。盖主人乃高阳相公之文孙^④，诗酒风流，今时王谢也。故不惜物力，为此豪举。然笙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也；灯炮酒烂，唏嘘而散。

楚地之容美^⑤，在万山中，阻绝人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主田舜年，颇嗜诗书。予友顾天石有刘子骥之愿^⑥，竟入洞访之，盘桓数月，甚被崇礼。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复旖旎可赏。盖不知何人传入，或有鸡林之贾耶^⑦？

岁丙戌，予驱车恒山，遇旧寅长刘雨峰^⑧为郡太守。时群僚高宴，留予观演《桃花扇》，凡两日，缠绵尽致。僚友知出予手也，争以酒为寿。予意有未愜者，呼其部头^⑨，即席指点焉。

顾子天石，读予《桃花扇》，引而申之，改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圞，以快观者之目。其词华精警，迨步临川^⑩，虽补予之不逮，未免形予侏父，予敢不避席乎！

读《桃花扇》者，有题辞，有跋语，今已录于前后。又有批评，有诗歌，其每折之句批在顶，总批在尾。忖度予心，百不失一，皆借读者信笔书之，纵横满纸，已不记出自谁手。今皆存之，以重知己之爱。至于投诗赠歌，充盈篋笥，美且不胜收矣，俟录专集。

《桃花扇》钞本久而漫灭，几不可识。津门佟蔗村者，诗人也；与粤东屈翁山善^⑪。翁山之遗孤，育于其家；佟为谋婚产，无异己子；世多义之。薄游东鲁，过予舍，索钞本读之，才数行，

击节叫绝，倾囊橐五十金，付之梓人^⑮。计其竣工也，尚难于百里之半，灾梨真非易事也^⑯！

云亭山人漫题

①南部曹：明代南京各部司官员的泛称。 ②龙友小史：龙友，杨文驄字；小史，书童。 ③聱牙：音调艰涩，不顺当。 ④解组：解去印绶，指去官离职。 ⑤翰部台垣：指翰林院官员、中枢各部高官。

⑥寄园：见下条注。 ⑦高阳相公：清李蔚字坦园，高阳人。顺治进士，官至户部尚书、保和殿大学士。清代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之职，故称相公。寄园，即李蔚所居园名，在北京宣武门外下斜街。 ⑧容美：清改明容美宣抚司为鹤峰州，即今湖北鹤峰县。 ⑨刘子骥之愿：晋陶潜《桃花源记》末谓南阳刘子骥欲往桃源，未果而病死。 ⑩鸡林之贾：鸡林，古国名，即新罗。贾，商人。唐代鸡林商人收白居易诗，售与其国相，大约每篇一金。 ⑪寅长：旧时同官称同寅，寅长指上官。 ⑫部头：领班人，班主。 ⑬临川：指明代撰《牡丹亭》传奇之汤显祖，临川人。 ⑭津门佟蔗村、粤东屈翁山：清佟铨字蔗村，别号已而道人，长白山人。康熙间国学生，绝意仕进，卜居天津。性嗜山水，耽吟咏。其妾赵艳雪亦工诗，铨筑艳雪楼居之，在城西御河之北，即水西庄对面，俗呼佟家楼。详见清张焘《津门杂记》上及1980年1月号《天津师范学院学报》所载刘尚恒《有关桃花扇的一件史实》一文。清屈大均字翁山，番禺人，工诗；撰有《翁山诗略》、《广东新语》、《四书补注》等。 ⑮梓人：此处指刻书版的木工。 ⑯灾梨：灾梨祸枣，为刻印自己著作的谦词。

桃花扇凡例

一、剧名《桃花扇》，则《桃花扇》譬则珠也，作《桃花扇》之笔譬则龙也。穿云入雾，或正或侧，而龙睛龙爪，总不离乎珠，观者当用巨眼。

一、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钟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

一、排场有起伏转折，俱独辟境界，突如而来，倏然而去，令观者不能预拟其局面。凡局面可拟者，即厌套也。

一、每出脉络联贯，不可更移，不可减少。非如旧剧，东拽西牵，便凑一出。

一、各本填词，每一长折，例用十曲，短折例用八曲。优人删繁就减，只歌五六曲，往往去留弗当，辜作者之苦心。今于长折，止填八曲，短折或六或四，不令再删故也。

一、曲名不取新奇，其套数皆时流谳习者，无烦探讨，入口成歌；而词必新警，不袭人牙后一字。

一、词曲皆非浪填，凡胸中情不可说，眼前景不能见者，则借词曲以咏之。又一事再述，前已有说白者，此则以词曲代之。若应作说白者，但入词曲，听者不解，而前后间断矣。其已有说白者，又奚必重入词曲哉！

一、制曲必有旨趣，一首成一首之文章，一句成一句之文章。列之案头，歌之场上，可感可兴，令人击节叹赏，所谓歌而善也。若勉强敷衍，全无意味，则唱者听者，皆苦事矣。

一、词曲入宫调，叶平仄，全以词意明亮为主。每见南曲艰涩扭挪，令人不解，虽强合丝竹，止可作工尺字谱，何以谓之填

词耶？

一、词中所用典故，信手拈来，不露俚钉堆砌之痕^①；化腐为新，易板为活；点鬼垛尸，必不取也。

一、说白则抑扬铿锵，语句整炼；设科打诨，俱有别趣；宁不通俗，不肯伤雅；颇得风人之旨。

一、旧本说白，止作三分；优人登场，自增七分；俗态恶谑，往往点金成铁，为文笔之累。今说白详备，不容再添一字，篇幅稍长者，职是故耳。

一、设科之喜笑怒骂，如白描人物，须眉毕现。引人入胜者，全借乎此。今俱细为界出，其面目精神，跳跃纸上，勃勃欲生，况加以优孟摹拟乎^②。

一、脚色所以分别君子小人，亦有时正色不足，借用丑净者。洁面花面，若人之妍媸然，当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耳^③。

一、上下场诗，乃一出之始终条理；倘用旧句、俗句，草草塞责，全出削色矣。时本多尚集唐，亦属滥套。今俱创为新诗，起则有端，收则有绪，著往饰归之义，仿佛可追也。

一、全本四十出，其上本首试一出，末闰一出，下本首加一出，末续一出，又全本四十出之始终条理也。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去离合悲欢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

云亭山人偶拈

①俚钉：本指食品的堆叠，借喻文辞的繁琐堆砌。 ②优孟：春秋时楚国名优，曾扮楚相孙叔敖状，以感悟楚庄王，封孙叔敖之子。后称演员为优孟，登场扮演古人为优孟衣冠。 ③当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耳：九方皋为秦穆公寻求骏马，把黑色雄马说成黄色雌马，但这马却确实是天下希有的骏马。见《列子·说符》九方皋相马是取其精神实质，而不注意其皮毛外形的。孔尚任这句话，意在说明辨别剧中的君子小人，不应只从脚色和装扮方面来看。骊，黑色。

桃花扇考据

无名氏《樵史》二十四段

甲申年四月十三日议立福王

四月二十九日迎驾

五月初一日谒孝陵设朝拜相

五月初十日福王监国拜将

五月内阁史可法开府扬州

六月黄得功刘良佐发兵夺扬州

六月高杰叛渡江

六月高杰调防开洛

乙酉年正月初七日阮大铖搜旧院妓女入宫

正月初十日高杰被杀

二月赐阮大铖蟒玉防江

三月捕社党

三月十九日设坛祭崇祯帝

三月二十五日讯王之明

三月二十七日讯童氏

三月督抚袁继咸宁南侯左良玉疏请保全太子

三月杀周铤雷縡祚

四月左良玉发檄兴兵清君侧

四月调黄得功堵截左兵

四月礼书钱谦益请选淑女

四月二十三日大兵渡淮

四月二十四日史可法誓师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帝欲迁都

五月初七日杨文骢升苏松巡抚

五月初十日弘光帝夜出南京

侯朝宗《壮悔堂集》十三首

为司徒公与宁南侯书

癸未去金陵与阮光禄书

答田中丞书

赠陈郎序

书周仲驭集后

祭吴次尾文

金陵题画扇

寄宁南侯

寄宁南小侯梦庚

燕子矶送吴次尾

秦淮春兴

哀史阁部

哀吴次尾

贾静子《四忆堂集》十二首

九日雨花台

别贺都督

赠张尚书

田中闻新参相公口号

甲申渡京口

燕子矶送吴次尾

海陵署中

我昔诗

寄扬州贺都督

寄宁南侯

哀史阁部
哀吴次尾
贾静子《侯公子传》
钱牧斋《有学集》十一首
 题丁家河房亭子
 题金陵丁老画像
 寿丁继之七十
 题杨龙友画册
 赠张燕筑
 左宁南画像为柳敬亭题
 留题丁家水阁绝句
 赠侯商邱
 金陵杂题绝句
 丁老行送继之
 为柳敬亭募葬引
吴骏公《梅村集》七首
 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
 赠阳羨陈定生
 赠寇白门
 楚雨生行并序
 冒辟疆寿序
 柳敬亭传
 柳敬亭像赞
吴梅村《绥寇纪略》
杨龙友《洵美堂集》
冒辟疆《同人集》二首
 得全堂夜宴记
 得全堂夜宴后记

沈眉生《姑山草堂集》四首

劾杨武陵疏

书陈定生遗像

杨维斗稿序

答刘伯宗书

陈其年《湖海楼集》三首

冒辟疆寿序

左宁南与柳敬亭说剑图序

哭侯朝宗

龚孝升《定山堂集》二十一首

张瑶星招集松风阁

沈眉生姑山草堂歌

赠方密之序

怀方密之诗八首

寿张燕筑

题丁继之秦淮水阁

清河道上丁继之送别即席口号

口号四绝赠阮怀宁歌者朱音仙

赠柳叟敬亭同诸子限韵

九日邀诸君听张燕筑丁继之度曲

为赵友沂题杨龙友画册

贺新郎词赠柳叟敬亭

沁园春词赠柳叟敬亭

《石巢传奇》二种

《十错认春灯谜》

《燕子笺》

云亭漫摭